





## 目 录

- 张 敏 汉语方言体词重叠式语义模式的比较研究 …… ( 员 )
- 徐 丹 “ 动词 垣形容词 ” 动补结构的一些特点 …… ( 猿 )
- 孙锡信 近代汉语中的语气短语词 …… ( 源 )
- 何乐土 《左传》的连词“ 而 ” …… ( 远 )
- 平田昌司 徽州方言“ 是 垣处所宾语 ” 式的来源 …… ( 员愿 )
- 许宝华 鞣寰 吴语的处置句 …… ( 员缘 )
- 游汝杰 温州方言的“ 有字句 ” 和过去时标志 …… ( 员愿 )
- 李小凡 苏州方言疑问句研究 …… ( 员猿 )
- 周长楫 厦门话的差比句 …… ( 圆苑 )
- 李永明 双方言区宁远方言的词尾、词腰及其他 …… ( 圆原 )
- 丁加勇 隆回方言中表处置的“ 担 ” …… ( 圆缘 )
- 伍云姬 语音要素在词汇语法化进程中所担任的角色
- 摇摇摇摇——湖南方言实例剖析 …… ( 圆怨 )
- 伍云姬 后记 …… ( 猿猿 )
- 附录 员 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会会议论文目录
- 摇摇摇摇 …… ( 猿缘 )
- 附录 圆 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论文集英文版目录
- 摇摇摇摇 …… ( 猿苑 )





张敏

## 汉语方言体词重叠式语义模式的比较研究

张敏，原籍广东南海，~~1974~~1974年~~10~~10月出生于湖北武汉。曾求学并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朱德熙、陆俭明先生。~~1995~~1995年赴美访学。~~1998~~1998年至今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现任该校中文系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语法、历史语法及汉语认知功能语言学，主要研究成果有《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学研究：共时分布及其历时蕴含》（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5~~1995年），《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998年）等，曾以“~~蕴涵构造与类属关系~~”一文获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1998~~1998）“青年学者奖（~~再~~再~~早~~早~~杂~~杂~~刊~~刊~~等~~等~~性~~性）”第一名（~~1998~~1998年~~远~~远~~月~~月，威斯康星麦地逊），并曾任该学会~~1998-1999~~1998-1999年度理事。

## 一、引言

方言语法的研究在汉语方言学领域里一向是最薄弱的环节。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在最近十来年里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这不仅体现为对语言事实的描写与分析更加细致深入，而且更突出地表现为研究范围的拓广和视野的扩大。朱德熙早在1954年便开始倡导汉语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朱 1954），其后的一系列文章更是将方言语法和共同语语法、历史语法加以比较，为汉语方言语法的宏观研究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余蔼芹的《汉语方言比较语法》（再版）（余 1980）则是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很多只通过对单个方言的研究难以发现的现象和规律，却通过有系统的比较而得以揭示出来，这有力地说明了比较是可将方言语法研究引向深入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本着这种精神，试图将比较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即将语言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的视野引入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同时，有鉴于汉语方言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偏向于重视具有历时意义的解释，我们在此通过一项具体的个案研究，试图以此强调共时解释的重要性。

本文是作者正在进行的汉语方言重叠式综合比较研究的一部分，这项研究注意的焦点是重叠式所负载的意义的类型，目的是要为重叠这种语法手段的实质提供解释，并寻找其形式原意义匹配的理据。重叠是汉语方言学界研究得最为深入的课题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对其语义特征着墨甚少，更缺乏从类型学角度将汉语各方言的重叠式以及不同语言的重叠式进行比较的研究。<sup>[1]</sup>由于重叠式不仅广泛分布在汉语方言及汉藏系诸语言中，也大量存在于从南岛语、美洲印第安语到印欧语的世界各语系众多语言中（配燥排排叠叠式，粤叠叠式），我们认为将比



同一语言里)各种重叠格式负载的具体意义常常十分歧异,例如,有的语言体词重叠式表反身意义,在其他语言里则主要表复数、多数意义,二者很难找到共同点;甚至不少意义还是相互矛盾的,如形容词重叠有表量的增加的,也有表量的减少的。我们认为,这里遇到的困难主要出于人们在归纳语义范畴时所受到的传统范畴观的局限,即往往只根据所有成员必须共有的某一或某些特征来界定范畴。<sup>[10]</sup>近年来一些研究显示,在从跨语言的角度归纳一些内部分歧巨大的语义范畴时,新兴的认知语义学由于能突破传统范畴观的限制,其分析手段往往更加有效,例如先贤(张其成)就借鉴其“辐射状范畴(辐射状范畴)”和“有结构的歧义(有结构的歧义)”等概念为世界各国语言里的小称范畴归纳了一个系统完整的语义模式。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借助“意象图式(意象图式)”<sup>[11]</sup>的观念提出了一个能反映重叠式的类象本质的多层语义模型,其中重叠式的形式和意义在结构上呈“类同物复现”的同构对应关系,表述为“类同形式元素在线性语言序列上的复现对应于类同概念元素在一定认知构型中的复现”(张其成)。作为一个抽象的高层模式,它能概括汉语方言中各类重叠形式的核心语法意义,即其个别意义中的“异中之同”。这个高层模式可以体现为能反映“同中之异”的一系列低层模式,其间可由共同特征、“家族相似性(家族相似性)”及隐喻引申的方式建立起联系,并可由几个基本的认知图式(认知图式)推导出来。这个语义模型不仅能概括汉语方言里各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同时也可以为众多其他语言重叠式的意义提供合理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普遍有效性。

本文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考察的范围缩小到体词重叠式,以便更为细致地探讨其中的规律。下面先归纳汉语方言



义，如“早早晨（每个早晨）”（张宁 员<sub>远</sub>）。<sup>〔远〕</sup>

**员<sub>远</sub>员<sub>远</sub>员<sub>远</sub>**表多量意义，其形式往往是[一 员<sub>远</sub> 员<sub>远</sub>]或[一 员<sub>远</sub> 一 员<sub>远</sub>]。当 员<sub>远</sub>为名量词时表事物数量多（有时同时还含事物在一定空间构型内集聚排列的意思），当 员<sub>远</sub>为动量词时表动作反复出现的次数多（同时还含有动作连续出现的意思）。这类重叠意义在汉语方言中（尤其是官话方言）分布得非常普遍，如北京“一串串”、“一堆一堆的书”、“一箱一箱的衣服”、“一趟一趟地去”，武汉“一个一个都不听话”、“一拳一拳打个不停”，苏州“一只只”（刘丹青 员<sub>远</sub>），泸州“一桶桶家的水（一桶接一桶的水）”、“一沓沓家（一叠又一叠）”、“一趟趟家（走了一次又一次的样子）”（李国正 员<sub>远</sub>），山西中、西、北区各方言如太原、临县、大同等“一顶顶帽子（许多顶帽子）”、“一座座山”、“一堆堆土”（侯精一、温端政 员<sub>远</sub>）。宁波方言的[员<sub>远</sub>打 员<sub>远</sub>]格式也有这种意思，如“套打套（一套一套的）”、“他早就把满房间的书箱打箱整理好了（一箱一箱地整理好了）”，后一例含“井井有序”的意思（朱彰年 员<sub>远</sub>）。

**员<sub>远</sub>员<sub>远</sub>员<sub>远</sub>**表逐指意义。北京话[一 员<sub>远</sub> 一 员<sub>远</sub>]作状语时可表“逐一”、“一个接一个”的意思，如“一首一首地唱”、“一口一口地吃”；[员<sub>远</sub> 员<sub>远</sub>]则可表将众多事物以 员<sub>远</sub>为单位分为若干集群，每个集群作为一个整体，逐群进行某个动作的意思，如“十个十个地数”、“两双两双地卖”。其他不少方言的数量词（或量词）重叠式也多有此义，如武汉“一个一个的下”，大冶“衣裳要件件的折平放好（衣服要一件一件地叠平放好）”、“本本的看完（一本一本的看完）”（汪国胜 员<sub>远</sub>），兰州“书一本子一本子的念完了（一本一本本地读完）”（张淑敏 员<sub>远</sub>）。上文中的 **员<sub>远</sub>员<sub>远</sub>员<sub>远</sub>**在表多量义的同时有时还带有逐指含

义。

**囫囵囫囵**表事物或动作维量大，即物体的容量、体积、形状大，或动作的幅度大、较重。如广东信宜的[一 盪盪]式作定语时表示的意思类似“一大盪”，例如“一袋袋米（一大袋米）”、“一桶桶水（一大桶水）”、“一沓沓银纸（一大沓钱）”<sup>[10]</sup>（唐志东 员恩原）。信宜的[一 盪盪]式修饰动词时，其意义则表动作较重、幅度较大，例如“一锤锤□砸落去（狠狠的一锤子砸下去）”、“一□□□□吞入去（大大的一口吞进去）”。山西南区部分方言的数量词重叠式也有表事物维量大的意思，如万荣[盪盪的]格式（盪为名量词）“一本本的书（一大厚本书）”“两罐罐的油（两满罐子油）”、“一盒盒的饼干（满盒子的饼干）”（侯精一、温端政 员恩原）。昆明话时间词的[粤粤]重叠式表示时间比该词的非重叠式长（张宁 员恩原），如“这久久（这段时间）”、“那久久（那段时间）”。这里的“事物”是抽象的时间，表示的同样是维量大。

**囫囵囫囵**表事物维量小，即物体的容量、体积、形状小。上面提到的山西万荣方言的数量词重叠式不带“的”的[盪盪]格式即表此义，例如“一碗碗饭（一小碗饭）”、“一堆堆土（一小堆土）”、“一把把麦秸（一小把麦秸）”。山西其他多处方言都有类似情况，如太原、平遥、沁县等，例如“一盘盘菜（一小盘菜）”。山西北区的大同、左云等方言带“儿”的[盪盪<sub>儿</sub>]格式亦表此义，如“一捆捆<sub>儿</sub>些（一小捆柴）”、“一瓣瓣蒜<sub>儿</sub>蒜（一小瓣蒜）”（侯精一、温端政 员恩原）。云南水富某些量词的重叠式亦有此义，“一把白菜”言白菜数量较多，而“一把把儿白菜”言其数量较少（重叠形式伴随儿化和变调）（卢开礞、张萑 员恩原）。兰州的[盪盪]“一截截子（一小截）”、“一阵阵子（一会儿）”（张

淑敏 员(怨苑)。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维量小”不一定指的是客观的量，在方言中还可以是对某一客观量的主观看法，即认为此量为不值一提的小量，如兰州话“操场上跑给了三圈圈子，可就挣坏了（在操场上只跑了三圈，就累坏了）”、“价把两串串子葡萄才值下几大吵（两串儿葡萄才值几个钱呢）”。

囿隳隳隳表物体、方位的极处。其形式是单音方位词等重叠或双音方位词语中某个语素的重叠。例如潮阳话“街尾尾、巷顶顶”表街巷的尽头、极端（张盛裕 员(怨怨)），厦门话“边边、尾尾、头头、角角、底底”表极边缘处、最末端处（周长楫 员(怨怨)），昆明话“那那边、中中间、高高上、底底下”意思是“最那边、最中间、最上面、最底下”（张宁 员(怨苑)）。江阴话亦有“筷儿头头”，意为“筷子的最顶端”（陈光磊 员(怨怨)）。徐州话中的方位词语重叠亦表此义，且还有二叠式和三叠式的区别，如“边儿边儿”比表边缘的“边儿”要更靠外一些，而“边儿边儿边儿”则表最靠外的地方。类似的例子还有“顶儿顶儿顶儿”、“尖儿尖儿尖儿”等（李申 员(怨缘)）。信宜话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后后”指“很后面”，“上上上”则指“最上”（唐志东 员(怨怨)）。

囿隳隳隳表物体的离散状态或单个的样式。如北京“煮不烂，还是一颗一颗的”，温州“该厘粥还未煮糊哪，米阿粒加粒几个（这些粥还没煮成糊状，米还是一粒一粒的）”（杨乾明 员(怨怨)），福建永春“煮咧邁核核（煮成了一粒一粒的）”（林连通 员(怨缘)），贵阳“成条条（成一条一条的）”（涂光禄 员(怨苑)），兰州“毛毛子钱”（一角一角的钱）、“把把子菜（扎成一把一把的菜）”、“层层子饼（有较多层次的烙饼）”、“团团子线（绕成一团一团的线）”（张淑敏 员(怨苑)）。

囿囿囿囿表计量方式（以 盃为单位计算）。如西安话某些单音名词和量词的重叠式“盒盒粉（用盒子装的粉，不是散装的或其他东西装的）”、“瓶瓶酒（用瓶子装的酒）”、“这米不卖升升（这米不按升卖）”（袁家骅等 1982），贵阳“称斤斤（论斤称）”（涂光禄 1982），宁波“盒打盒的糖比散装的要贵（盒装的）”、“本打本的是书，张打张的是报纸（一本一本的是书，一张一张的是报纸）”（朱彰年 1982），兰州（张淑敏 1982）“数个个（论个数）”、“按堆堆（以堆为单位计量）”“称斤斤（论斤称）”。

囿囿囿囿表相似。莆仙话双音节名词有 [ 粤月 ] 式重叠，义为“像 粤月的样子”，如“干干部体（像干部的派头）”……“婶婶娘相（像女人的性格、体态和打扮）”（黄景湖 1982）；其单音节名词重叠式 [ 晕晕 ] 用如形容词，含“像……一样”的意思，例如“柴柴（像柴一样 [ 瘦 ]）”、“猴猴（像猴子一样 [ 瘦 ]）”、“蛋蛋（像蛋一样 [ 圆圆滚滚 ]）”（袁家骅等 1982）。多种闽南话里也有表类似意义的名词重叠式，如厦门（周长楫 1982 谭邦君 1982）、永春（林连通 1982）等地部分单音节名词的 [ 晕晕 ] 重叠式转变为形容词，“今仔日买的豆腐水水（今天买的豆腐像水一样 [ 稀软 ]）”、“布布（像布一样 [ 柔韧 ]）”、“金金（像金子一样 [ 闪亮 ]）”、“皮皮（像表皮那样肤浅）”、“汁汁（像汁液那样混浊不清）”。又如潮阳“饭饭（形容粥稠得像饭似的）”（张盛裕 1982），海丰“腰龟龟（背较驼）”（潘家懿 1982）。在潮汕方言里，多音节的名词短语（以及一些动词、形容词性短语）也能重叠，重叠后功能类似形容词，有摹状的意味，意思是“像……的样子”，如潮阳“大头鲢大头鲢（形容人头大，即像大头鲢鱼的样子）”、“大干部相大干部相（形容样子像职位

高的干部)”(张盛裕 夔夔)。

夔夔初步归纳起来，上面所列重叠式的九种语法意义可更进一步归入以下四个大类：(一)表数量义，即表个体的数量多。其中包括表周遍(夔夔)和表多量的两个次类。(二)表维量义，即表物体维量的大小。其中主要包括表维量大(夔夔)和表维量小(夔夔)的两个相互对立的次类。此外，表物体、方位极处的意义(夔夔)可视为表维量大的意义的转喻性引申(与夔夔、夔夔、夔夔、夔夔)。方位本身既无数量特性，也无维量大小之别，但它带有相对的意义，因此和具有相对意义的形容词一样，可以计量其“程度”。证据是，这类词往往和形容词一样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如“最前边、最尽头、更里边”。因此“维量大”可引申为“程度高”，进而表示方位的极处。(三)表序列义，即事物一个接着一个按一定次序排开。其中包括表空间序列和表时间序列的两个次类，前者含事物在一定空间构型内集聚排列的意思，蕴含在夔夔义里；后者表示事物在时间序列中按次序展现出来的意思，如夔夔表示的逐指义。(四)表性状义，如夔夔强调物体呈现量词所代表的样式、形状，夔夔强调以特定样式、形状作为标准或计量、描述的依据，夔夔则表示具有和重叠的名词代表的事物类似的性质或状态。

### 三、其他语言体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

夔夔考诸其他语言，我们发现其体词重叠式表达的语法意义和汉语方言非常相似，上述四大类意义在汉藏系及世界各语系语言的重叠式中都有所体现。除此之外还多出一类汉语所无的意义，即对称义。下面按类介绍，我们先列举汉藏系语言里的例子，再举出其他无亲缘关系语言里的例子。

### 獯𪛗瑶数量义

獯𪛗瑶表周遍义。量词（或部分名词）重叠表“每一”、“任一”、“所有”的周遍意义，如仡佬语“𪛗𪛗𪛗𪛗（每本书）”（张济民 1998）。与汉语有关系的以下一些语言都有类似现象：景颇语（徐悉艰、徐桂珍 1989）、浪速语（戴庆夏、徐悉艰 1989）、彝语（丁椿寿 1989）、毛难语（梁敏 1989）、京语（欧阳觉亚、程方、喻翠容 1989）、白语（徐琳、赵衍荪 1989）、瑶语（毛崇武、蒙朝吉、郑宗泽 1989）、苗语（王辅世 1989）、畲语（毛宗武、蒙朝吉 1989）、壮语（韦庆稳 1989）、侗语、布依语、毛南语（倪大白 1989）等。有些语言的重叠形式比较特别，如怒语的部分名词词根重叠用加缀的[𪛗𪛗𪛗]的形式，如“𪛗𪛗𪛗夜𪛗𪛗夜（每夜）”（孙宏开、刘璐 1989），彝语也用类似的形式，如灶𪛗𪛗（天天）（马学良 1989）。怒语的[一𪛗𪛗]重叠式亦表“所有”的意思，如“𪛗𪛗？𪛗？𪛗𪛗一个个原后缀（所有的人）”。有的语言形容词重叠式名词化之后的意思是“所具有某些形状的事物”，如景颇语形容词重叠式中加“𪛗𪛗”表“所有……的”，例如“𪛗𪛗𪛗𪛗𪛗（所有红的）”（刘璐 1989）。基诺语表人或事物名称的名词重叠式则有“全体、完全”的意思，其量词后加重叠的后缀“𪛗𪛗𪛗”则表“每一”的意思（盖兴之 1989）。

下面是非亲缘语言里的类似现象。例如台湾阿眉斯语的名词重叠“𪛗𪛗𪛗孩子 𪛗𪛗𪛗 𪛗𪛗𪛗每一孩子”、“𪛗𪛗𪛗田地 𪛗𪛗𪛗 𪛗𪛗𪛗各块田地”（曾思奇 1989），又如台湾排湾语“𪛗𪛗尾巴 𪛗𪛗 𪛗𪛗一条条尾巴”（向诚、李文苏 1989）。其他台湾南岛语也多有此义，如赛德语、卡那卡那布语等（陈康 1989）。南岛语系的马来语某些名词重叠式也是如此，例如

“**责**上午 **责**皂**责** 每天上午”（**运** **燥** **燥** **燥** **燥**）。新几内亚的**粤** **燥**语里名词、代词的重叠在一定情况下表“所有”、“任一”的意思，如“**葬** **葬**眼睛 **葬** **燥**原**葬** 每个人的眼睛”“**燥** **燥**一个 **燥** **燥**原**燥** 任何一个”（**砸** **遭** **燥** **燥** **燥**）。南岛语系其他语言还有菲律宾的**耕** **燥**语，如“**葬** **葬**敌人 **葬** **葬**·á**葬** 每个敌人”，此外还有**孕** **燥**语、**再** **燥**语等（**配** **燥** **燥** **燥** **燥**）。美洲印第安诸语言中也有此现象出现，如**配** **燥**语“**燥** **燥**对 **燥** **燥** **燥**每棵树”（**配** **燥** **燥** **燥** **燥**）。世界其他语系语言里也有不少，如日语里某些名词的重叠形式也表“每个”的意思，如“ひび（天天）”、“つきづき（月月）”。某些印欧系语言如伊朗语、梵语、**粤** **燥**土语等的名词重叠式也表此义，如**粤** **燥**土语“**燥** **燥** **燥** **燥**（在每一座房子里）”，吠陀梵语（**灾** **燥** **燥**）“**葬** **燥** **燥** **燥**（天天）”（**粤** **燥** **燥** **燥**）。

**燥** **燥** **燥** **燥**表多量义。在汉藏系不少语言里，疑问代词重叠可表复数或多数，例如景颇语“**燥** **燥**谁谁（哪些人）”（徐悉艰、徐桂珍 **燥** **燥**），浪速语“**责** **责** **责** **责**什么什么（一些什么）”（戴庆夏、徐悉艰 **燥** **燥**），阿昌语（戴庆夏、崔志超 **燥** **燥**），门巴语、格曼语（孙宏开等 **燥** **燥**），彝语（丁椿寿 **燥** **燥** 马学良 **燥** **燥**），藏语拉萨话（王志敬 **燥** **燥**），哈尼语（傅爱兰、李泽然 **燥** **燥**），怒语（孙宏开、刘璐 **燥** **燥**）等。景颇语表动量的数量词重叠式也表多量意义（刘璐 **燥** **燥**）。

在非亲缘语言里，印度语言里疑问代词的重叠式也有复数意义，如印地语（**粤** **燥** **燥** **燥**）。许多语言里的名词重叠式表复数、多数、众多的意思，例如南岛语系的台湾阿眉斯语里，名词重叠除了表周遍意义之外，主要是表多数意义，如“**憎** **憎**母亲 **憎** **憎** **憎**母亲们”，布嫩语“**遭** **遭**猪 **遭** **遭**·**遭** **遭**许多猪”，排湾语“**皂** **皂**麻 **皂** **皂** **皂**一堆麻”（向诚、李文